劉基集/04卷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三 ◄

劉基集
卷四

► 卷五

卷四

郁離子

牧豭

項羽既自立為西楚霸王，都彭城。狙丘先生自齊之楚，牧豭請見，曰：「先生曷之往？」先生曰：「我將見楚王。」牧豭曰：「先生布衣也，而見楚王，亦有說乎？」先生曰：「楚王起草萊，為天下除秦泰，分封諸侯，而為盟主，我將勸之以仁義之道、帝皇之事。」牧豭曰：「善哉先生之盛心也！其若楚國之勳舊何？」狙丘先生不悅，曰：「小人亦有知乎！是非若所及也。」牧豭曰：「臣，牧豭也者，家貧無豭，而為人牧豭。豭蕃，則主人喜而厚其傭，不則反之。故臣之牧豭也，舒舒焉。詰朝而放之，使其躅躅於叢灌之中，鼻糞壤而食腥穢，籍朽翳薈，負塗以遊，則皆由由然不苦牧，而獲主人之歡，以不後臣之傭。臣西家之子慕利而求其術，臣靳，欲專之，弗以告也。西家子不能蕃其豭，主人怪之，恒不足其傭。於是為豭作寢處焉，高其垣，潔其櫓，旦而出之，日未入而收之，擇草以食之，不使啖穢臭。豭弗得逸，則皆亡之野。主人怒而逐之。今楚國之休戚臣，皆豭也。豭得其志，則王喜；不得其志，則王不喜矣。遑恤乎其他？而先生欲使之易其心，以行子之道！幸而弗聽，先生之福也；其或聽焉，而不待其終，則先生之策未效，而先亡王豭，王必怒。昔者衛鞅以帝王之道說秦孝公，終日不入耳。及以伯術語之，曾未移時，不覺其膝之前，何哉？彼功利之君，鮮不務近而忽遠。故非堯、禹，不可與

言道德；非湯、武，不可與謀仁義。今楚王何如人哉？其所與立功業、計政事者，非適戍之刑徒，則殺人之亡命也，攘攘其心而炎炎其欲者也，而欲與之論道德，行仁義，是何異於被鹿麋以冠裳，而使與人同飲食哉？而王非此不可也，無乃抏先生之神，而無益於道乎？且先生之德不如仲尼，猶霄壤也。仲尼歷聘諸侯，卒棲棲而無合，然後危於匡，困於宋，餓於陳、蔡之間，幾不免焉。今楚王之威，非直孔子之時諸侯大夫比也。先生之行，臣竊惑焉。」君子謂狙丘先生有救時之心，而不如牧豭之識事勢也。

夷門之癭人，頭沒於胛，而癭代為之元，口目鼻耳俱不能為用，郢封人憐而為之割之。人曰：「癭不可割也。」弗聽，卒割之，信宿而死。國人尤焉，辭曰：「吾知去其害耳。今雖死，癭亦亡矣。」國人掩口而退。他日有惡春申君之專者，欲言於楚王，使殺之。荀卿聞之，曰：「是不亦割癭之類乎？春申君之用楚，非一日矣。楚國之人，知有春申君而已。春申君去，則楚隨之。是子又欲教王以割癭也。」

郁離子曰：「烏鳴之不必有凶，鵲鳴之不必有慶，是人之所識也。今而有烏焉，日集人之廬以鳴，則其人雖恒喜，亦莫不惡之也；有鵲焉，日集人之廬以鳴，則其人雖恒憂，亦莫不悅之也。豈惟常人哉？雖哲士亦不能免矣。何哉？寧非以其聲與？是故直言，人皆知其為忠，而不能卒不厭；諛言，人皆知其為邪，而不能卒不惑。故知直言之為藥石，而有益於己，然後果於能聽；知諛言之為疢疾，而有害於己，然後果於能不聽：是皆怵於其身之利害而然也。是故善為忠者，必因其利害而道之；善為邪者，亦必因其利害而欺之。惟能灼見利害之實者，為能辨人言之忠與邪也。人欲求其心之惑，當於其聞烏鵲之鳴也識之。」

郁離子與客泛於彭蠡之澤，風雲不興，白日朗照，平湖若砥，魚蝦之出歿皆見，如也，豁如也，左之右之，無不可者。客曰：「有是哉泛之樂也！吾得托此以終其身焉，足矣！」已而山之雲出如縷，不頃刻而翳日，風然薄石而偃木，鼓穹甚而雷力淵，輪旋而箕簸焉。客甚不能立，俯而噦，伏而不敢仰視，神逝魄奪如死，曰：「吾往矣，吾終身不敢復來矣！」郁離子曰：「世事亦若是也。夫千乘之君，坐朝而臨群臣，受言接詞，鮮不溫溫然。一朝而怒，莫敢攖其鋒。其何以異於水乎？天下之久安也，人恬不知患，謂之儆不信，而死亡於夢寐者亡限也，無亦知泛之樂而不知風之可畏乎？慎兢觀於呂梁，見其觸石而煦沫也，曳足而走，曰：吾何為冒是哉！沒齒而不涉。君子以為知畏，其賢於海賈遠矣。故三峽之驚湍，望而知其能覆舟也，而蹈之以死者，不有其生者也。知泛之樂，而不知風之可畏者，未嘗夫險者也。故曰：暴虎馮河，死而無悔者，聖人不與也。言其知禍而弗避也。」

司城子之圉人之子食鮐而死，弗哭，司城子問之曰：「父與子有愛乎？」曰：「何為其無愛也！」司城子曰：「然則爾之子死而弗哭，何也？」對曰：「臣聞之，死生有命，知命者不苟死。鮐，毒魚也，食之者死，夫人莫不知也，而必食以死，是為口腹而輕其生，非人子也，是以弗哭。」司城子愀然歎曰：「好貨之毒，其猶食鮐乎！今之役役者，無非口腹之徒也，而不知圉人之弗子也，甚矣！」

瑕丘子既說秦王，歸而有矜色，謂慎子曰：「人皆謂秦王如虎，不可觸也，今僕已摩其須，拍其肩矣。」慎子曰：「善哉！先生天下之獨步也！然吾嘗聞，赤城之山有石梁五仞，徑尺而龜背，其下維千丈之谷，縣泉沃之，濕蘚被焉，無藤蘿以為援也。有野人負薪而越之，不留趾而達，觀者皆唶唶。或謂之曰：『是石梁也，人不能越，惟若能越之，得匪有仙骨乎？』使還而復之，其人立而睨之，則足搖而不能舉，目運而不敢矚。今子之說秦王，是未睹夫石梁之險者也。是故過瞿唐而不栗者，未嘗驚於水者也；視猙犴而不惴者，未嘗中於法者也。使先生而再三之，則亦無辭以教僕矣。」

芻之市，見市子之騎而都也，慕之。顧無所得馬，歸而惋形於色。一夕，乃夢騎，樂甚。寤而與其友言之。其友憐而與俱適市，儇馬與之，騎以如陌。馬見青而風嘶而馳，駾然而驤，蹩然而若鳧。芻抱鞍而號，旋於馬腹之下，馬躍而過之，頭入於泥尺有咫。其友馳救之，免。歸而謂其子曰：「知命者有大戒，惟慎無乘馬而已。」

郁離子曰：「石激水，山激風，法激奸，吏激民，言激戎，直激暴：天下之紛紛生於激。是故小人之作亂也，由其操之急，抑之甚，而使之東西南北無所容也。故進則死，退則死，進退無所逃也，則安得不避其急而趨其緩也哉！夫人之有欲，如嬰兒之欲乳也。吾力不足以遏之，而又不能舒徐以開之，委曲以道之，乃欲以一介之微，挫其鋒於頃刻，是何異乎以唾滅火、以瓠捍刃也哉！聖人知其無益也，故曰：『人而不仁，疾之已甚，亂也。』及其見陽虎也，則應之曰：『諾，吾將仕矣，而不與之爭也。』陳恒弒其君，告夫三子，不可，則曰：『以吾從大夫之後，不敢不告也。』而不與之辯也。夫如是，何激之有哉？是故鯀堙洪水，禹乃導而疏之，然後地平，天成之功不在鯀而在禹，何也？激不激之謂也。」

楚俗尚鬼。鬼實弗神也，而其巫謀神之，乃陰構於邑俠，請以其利共。邑俠以其情通於國俠，故得悉聞有司之事與訟獄之勝負，驗如響。有不用巫言，則事之已右者必左，已左者必右。於是楚人之奉巫，過於奉王令，寧違王禁，而不敢違巫言。王聞之怒，命司

馬戮巫而焚其祠，國人大噪，相與為訛言。於是楚旱，民皆以咎王，群小巫並起為讙，遍國中皆稱鬼。王與令尹謀盡殺巫，以問熊蟄父。熊蟄父曰：「是激也，未可。夫民愚而溺於禍福，彼方興用鬼，而吾驟遏之，未竟其所望，而謂吾怫其情，必怨。夫怨起於微而積者也。十家之邑，一日不能戶無事，而況楚國乎？有事莫不諉諸鬼，則莫不倚鬼以尤王，其奚以御之？不如因而亢之。小人能襜褕而不避亢，亢而後昭其詐，則不戶說而喻，然後明正其法，蔑敢違矣。」乃命群巫推一大巫以主鬼，而復其祠，國有事，亦請焉。而大選縣公，平庶獄，寬徵役，絕請謁，黜貪墨，國、邑之俠皆屏跡。巫言多不中，民始懈。會鄙有西師，王集其國老以祈巫，巫不得先聞，而失其辭。王以詰國老，國老愕，弗能對。乃屍巫而爇鬼，無一人敢復言鬼。

公孫無人

柳下惠之弟蹠盜於魯，魯人患之。公孫無人謂展季曰：「舜父瞽瞍而弟象，舜克諧以孝，烝烝乂不格奸，有諸。」展季惻然，無以應。明日而之盜蹠，盜蹠環甲兵以自衛，揖其兄以入，還而坐，揚揚然問曰：「聖人之聚人有道乎？」展季曰：「有。」請問之，曰：「太上以德，其次以政，其下以財。德久則懷，政弛則散，財盡則離。故德者主也，政者佐也，財者使也。致君子莫如德，致小人莫如財。可以君子，可以小人，則道之以政，引其善而遏其惡。聖人兼此三者，而弗顛其本末，則天下之民無不聚矣。」盜蹠怫然曰：「我之聚人也異於是。驅之以白刃，漬之以赤血，從我者與之，其不從我者屠之，焚燒其室廬，芟剪其妻孥，蕪其土田，割其愛恩，斷絕其顧念，使之不奪不食，舍我奚適。吾將以是橫行於天下，而非若長者之迂也。」展季啞然而返，曰：「始吾謂人無不肖，皆異於禽獸，由今觀之，殆不若矣。」遂隱於柳下，而別其族曰柳下氏。

陝人養猴，衣之衣，而教之舞，規旋矩折，應律合節。巴童觀而妒之，恥己之不如也，思所以敗之，乃袖茅栗以往。筵張而猴出，眾賓凝貯，左右皆蹈節。巴童佁然揮袖，而出其茅栗擲之地，猴褫衣而爭之，翻壺而倒案，陝人啁之不能禁，大沮。郁離子曰：「今之以不制之師戰者，蠢然而蟻集，見物則爭趨之，其何異於猴哉！」

郁離子曰：「人莫不親其父母也，而弗思他人之亦各親其父母也；莫不愛其子也，而弗思他人之亦各愛其子也：故有殺人之父母與子而不顧者。及其父母與子之死，則不堪其悲，是其良心之未亡，猶可道而之善也。人有不能孝於父母而鍾愛其子者，不思父母之於己亦猶己之於子也，是其良心雖亡，而猶有存者，亦未至於不可道而之善也。是故聖人立教，因其善端而道之，使之引而伸之，觸類而長之，侯以明之，撻以記之，格則承

之庸之，否則威之。生之者天地父母，而成之者君師也。不然，名雖曰人，與禽獸何別焉！」

熊蟄父謂子離曰：「今有病渴而刺漆汁以飲之，可乎？」曰：「不可。」「育魚於池而患獺，則毒其水，可乎？」曰：「不可。」曰：「然則子之王亦未之思也甚矣。王患民賦之不均也，而用司馬發。司馬發極人力之所至，務盡收以為功，見利而不見民。民入不足以為出，老弱餓殍，田野荒虛，而王未之聞也。王患敵寇之未弭也，而用樂和。樂和說士卒以剽掠，見兵而不見民，民視之猶虎狼，所過妻孥不保，而王未之知也。是何異乎刺漆汁以止渴、毒池水以禁獺哉？王如不寤，吾恐民非民，而國非王國矣。」

石羊先生倚楹而歎曰：「嗚呼！予何為其生乎！人皆矣矣，我獨離離；人皆養養，我獨罔罔。謂天之棄之乎，則比人為有知；謂天之顧之乎，則何為使予生於此時？時乎命乎，我獨於罹；東乎西乎、南乎北乎，吾安所歸？獨不如魚與鱉乎，潛居於坻；又不如鴻與雁乎，插羽而飛。何不使之為土為石乎，而強生以四肢？又何不使之冥冥木木，不知痛癢以保其真乎，而予之以致寇之貨，陷之以不測之機。」於是悲風振天，四野淒涼，浮雲不行，霰雪交零，日月為之無光七日。

郁離子曰：「小人其猶膏乎？觀其皎而澤，瑩而媚，若可親也，忽然染之，則膩不可濯矣。故小人之未得志也，尾尾焉；一朝而得志也，岸岸焉。尾尾以求之，岸岸以居之。見乎聲，形於色，欲人之知也如弗及。是故君子疾夫尾尾者。」

岷山之鷹既化為鳩，羽毛爪觜皆鳩矣，飛翔於林木之間，見群羽族之翐然集也，箸然忘其身之為鳩也，虩然而鷹鳴焉，群鳥皆翕伏。久之，有烏翳薄而窺之，見其爪觜羽毛皆鳩，而非鷹也，則出而噪之，鳩倉皇無所措。欲鬥，則爪與觜皆無用，乃竦身入於灌。烏呼其朋而逐之，大困。郁離子曰：「鷹，天下之鷙也。而化為鳩，則既失所恃矣，又鳴以取困。是以哲士安受命而大含忍也。」

莒比離公城莒視絳都，正輿大夫諫曰：「晉，天下之大國也，而作絳都，三年然後成，民猶弗堪，而況於莒乎！蕞爾國於晉不百一，以一企百，何異乎以羔服象乘乎？且城成而與守者，民也。悉莒國之人，不直晉一邑，而矧敢視絳，苟有事焉，民集於一隅，三則否矣。」乃損而參之，盡役其老幼，五年而不畢。楚師伐之，民不戰而潰。君子謂莒比離公之智不如蟻。蟻計其徒之多寡以作室，有戒則徙，徙各執其事。有蚳者負其蚳，無相以也。今為國而不量其力，不喪何待！

郁離子曰：「食主於療饑，其功在飽，而甘旨不與焉；衣主於禦寒，其功在暖，而華飾不與焉。飽、暖，主也；甘旨、華飾，客也。言文而不信，行詭而不實，是專事為客而亡其主也，是猶構九成之樓而以竹柱也。嗚呼！人之於事也，能辨識其何者為主，何者為客，而不失其權度，則亦庶幾乎寡悔矣夫。」

屠龍子失馬而治廄，人曰：「晚矣。」屠龍子曰：「折肱而學醫，未晚也。昔者齊桓、晉文公皆先喪其國，而後歸為五伯。越王句踐棲於會稽，而後滅夫差，作諸侯長。知武子囚於楚，而後歸相晉侯，光復先君之業。孫子刖足而後為大國師，破軍斬將，威動天下。伍子胥喪家出奔，而後入郢，復其父兄之仇。范雎折脅拉齒，棄於簀中，而後相秦，斬魏齊。此三君四大夫者，方其逃奔困厄之際，孰不謂其當與枯荄落葉同腐土壤？而一旦光輝煥赫，使人仰之如日星之在上。向使其甘於危亡而自暴也，則亦已矣。如七月之旱，禾不生矣，猶可芟而望其穋。若以為晚而遂棄之，田卒荒矣。」數月而馬歸，人服其識。

齊宣王與盼子遊於囿，出鳥獸魚鱉而觀之，見其馴狎而不驚也，洋洋然有喜色。盼子問曰：「王何以能使之若是哉？」王曰：「吾惟其性之欲而弗逆焉耳。」盼子曰：「王必以山林處其狐狸猴猿，沼處其魚鱉，而澤處其鴻雁乎？」王曰：「然。」盼子曰：「王必以肉飽其虎豹，果飽其猴猿，稻粱飽其鴻雁，雞鶩飽其狐狸乎？」王曰：「固然。」盼子曰：「使虎豹一日無肉，猴猿一日無果，鴻雁一日無稻粱，狐狸一日無雞鶩，則王能安之乎？」王曰：「不能也。」「今欲以澤沼處虎豹、狐狸、猴猿，而山林處鴻雁、魚鱉，則王能馴之乎？」王曰：「不能也。」曰：「然則王之所以處鳥獸、魚鱉，無不得其所矣，彼必感王之德，而知所以報王矣。今濟與洸鬥，河、濟、洸、泗同溢，民庶流離，無人以拯之，臣請舉豹；三晉合兵伐我，侵車東至阿，無人以治之，臣請舉虎；瀛博之間海溢，水冒於城郭，無人以疏之，臣請舉鱉；四郊多壘，烽火不絕，狗偷鼠竊，乘時而興，無人以治之，臣請舉狐；戎卒相持，千里饋餉，禾黍不登，倉廩空竭，無人以理之，臣請舉雁；禮典違闕，紀法失守，敵國使至，無人以應之，臣請舉猴；忠信不孚，民隱其情，斷獄多辟，無人以明之，臣請舉猿；力本無貲，草萊滋蔓，田野荒蕪，無人以辟之，臣請舉狸。而王可以坐鎮齊國矣。」王勃然色變。盼子曰：「王無怪也。臣以為王不惜桑麻之地以為山林沼澤、不惜人食以養禽獸者，為其足以承王之任使也。今皆不可，則必於人乎取之。而王之待士，未見有惟其性之欲而弗逆者也，未見有處之必以其處而食之必以其食者也，則王之所重輕，人知之矣，而又欲繩之以王之徽纆，範之以王之矩度，強之以其所不能，迫之以其所不願，則任王之事者，非圖餔啜，則有所

不得已焉耳，而欲望其悉心竭力，與王共治齊國，是何異乎築枯籧以防水，鑽朽木以取火哉？」於是宣王豁然大寤，投案而起，下令放禽獸，開沼澤，與民共之。禮四方之賢士，立盼子以為相。齊國大強，秦楚致霸，盼子之力也。

蛇蠍

楚人有見蛇蠍而必殺之者，又有曲為之容而惟恐人之傷之者。或曰：「斯二者孰是？」郁離子曰：「其亦殺之者是，而容之者非耳。」或曰：「人有害於人，傷成而受罪，律也。今蛇與蠍未嘗傷人，而輒殺之，不已甚乎？」郁離子曰：「是非若所及也。夫人與物之輕重，較然殊矣。蟲蛇之無知，而欲以待人者待之，不亦惑乎？昔者周公命庭氏射妖鳥以救日之弓、救月之矢，又命碊簇氏掌覆妖鳥之巢，著為典訓。故孫叔敖見兩頭之蛇，殺而埋之，其母以為陰德，君子不非焉。況毒人之蟲，中之者不死則痍，而曰必待其傷成而後可殺，是以人命同於蟲蛇，其失輕重之倫不亦甚哉？近世之為異端者，以殺物為有罪報，而大小善惡無所別。故見惡物而曲為之容，私於其身為之，而不顧其為人之害，其操心之不仁可見。吾故曰：是非若所及也。」

吳王夫差與群臣夜飲，有鴟其　鳴於庭，王惡，使彈之。子胥曰：「是好音也，弗可彈也。」王怪而問之，子胥曰：「王何為而惡是也？夫有口則有鳴，物之常也，王何惡焉！」王曰：「是妖鳥也，鳴則不祥，是以惡之。」子胥曰：「王果以為不祥而惡之與，則有口而為不祥之鳴者，非直一鳥矣。王之左右皆能鳴者也，故王有過則鳴以文之，王有欲則鳴以道之，王有事則鳴以持之，王有聞則鳴以蔽之，王臣之順己者則鳴以譽之，其不順己者則鳴以毀之。凡有鳴必有為，故其鳴也，能使王喜，能使王怒，能使王聽之而不疑。是故王國之吉凶惟其鳴，王弗知也，則其不祥孰大焉？王胡不此之虞而鳥鳴是虞？夫吉凶在人，禽鳥何知？若以為不祥，則慮而先為之防，求吾闕而補焉，所益多矣。臣故曰是好音也。」

屈子謂楚襄王曰：「王之所以愛靳尚者，謂其善任使令與夫國王國、民王民也。靳子有事焉，非王言不獲，是楚人之聽於靳子也以王故。然則靳子無王不可也，而王亦何賴於靳子哉？今王委國靳子，食不由靳子則不甘於口，衣不由靳子則不安於體，出號令不由靳子則王心惘然，以為不足，臣竊惑焉。昔商王受之任蜚廉、惡來輩也，惟王之所欲而奉之，揣王之心，度王之意，多方以迎合，自以為大忠於王，而不知為王集天下之怒。牧野之聚，王亡而身與之俱，亦何益哉？今靳子不鑒往轍，而王蠱是裕。王忱有德令，則靳子收其恩，曰：『余實為之。』民弗堪命，則曰：『余將若王何！』利究於下，而

怨歸於上，臣恐楚國之非王國也。」襄王大怒，放屈子於湘江之源。屈子去楚，楚乃大弱於秦。

熊蟄父居楚，有見聞必言，不待王之問也。及其之宋，宋王雖問之，弗言。或曰：「宋王之待先生，不薄於楚王，而先生或言焉，或不言焉，無乃異乎？」熊蟄父曰：「子亦嘗學樂乎？鼓鍾縣矣，和之以琴瑟，間之以笙磬，合止敔，然後八音諧而簫韶成矣。今有陳箏築笛缶，間以鐃鈸，和以羯鼓，雖有鳴球磬管，其可以雜奏乎？是故雷不鳴於啟蟄而鳴於日至，則天道變；雞不鳴於向晨而鳴於宵中，則人聽惑。」

郁離子曰：「勸天下之作亂者，其招安之說乎？非士師而殺人謂之賊，非其財而取諸人謂之盜。盜賊之誅，於法無宥。秦以苛政罔民，漢王入關，盡除之，而約三章焉：殺人、傷人及盜而已。秦民果大悅，歸漢，漢卒有天下。由是觀之，豈非他禁可除，而惟此三者不可除乎？天生民，不能自治，於是乎立之君，付之以生殺之權，使之禁暴誅亂，抑頑惡而扶弱善也。暴不禁，亂不誅，頑惡者不抑，善者日弱以消，愚者化而從之，亦已甚矣，而又崇之以爵祿，華之以寵命，假之以大權，使無辜之民不可與共戴天者，釋其仇而服事焉，是誠何道哉！遂使天下之義士喪氣，勇士裂眥，貪夫悍客攘臂慕效，以要利祿。故曰『勸天下之作亂者，招安之說』，而世主弗寤也，悲夫！」或曰：「然則舞幹羽而苗格，非與？」曰：「甚哉俗儒之梏於文以誤天下也！《舜典》曰：竄三苗於三危。又曰：分北三苗。夫竄與分北，皆非撫納降附之詞也，則豈因其來格而遂為之哉？非人情也，聖人豈為之？必也以兵臨之，而後分北。其來格者安之，頑不悛者竄之耳。又況幹羽非特文舞，則非曰誕敷文德，而遂弛其伐苗之謀明矣。皋陶曰：苗頑弗即工。帝念哉，念茲在茲。則有虞之君臣不頃刻而忘苗，可想而見。豈若後世衰微偷惰之君臣，以姑息為幸，而以勸賢之爵祿勸天下之大憨哉！」

盜犨以如芒之鉤，繫八尺之絲，鉤牛舌而牽之，宵夜而牛隨之行，莫之違也。故世之善盜牛者稱犨焉。郁離子曰：「是所謂盜道也。中其肯，扼其害，操其機而運之，蔑不從矣。」石羊先生曰：「此古人制盜之道也。今人弗能也，盜用之矣。」

罔與勿析土而農耨，不勝其草。罔並以焚之，禾滅而草生如初。勿兩存焉，粟則化而為稂，稻化為稗。胥顧以餒，乃俱訴於后稷曰：「穀之種非良。」問而言其故，后稷曰：「是女罪也。夫穀由人而生成者也，不自植也。故水泉動而治其畝，靈雨降而播其種，蜩螗鳴而芸其草。糞壤以肥之，泉流以滋之。其耨也，刪其非類，不使傷其根；其植也，相其土宜，不使失其性。潦疏暵溉，舉不違時，然後可以望有秋。今女不師諸先民，而

率由乃心，以遏天生；乃弗懲爾躬，而歸咎於種之非良，其庸有愈乎！」

汪罔之國人長，其脛骨過丈，捕獸以為食，獸伏，則不能俯而取，恒饑焉。僬僥之國人短，其足三寸，捕蜩以為食，蜩飛，則不能仰而取，亦恒饑焉。皆訴於帝媧，帝媧曰：「吾之分大塊以造女也，雖形有巨細，而耳、鼻、口、目、頭、腹、手、足、心、肝、腑、腸、毛孔、骨節無彼此之多寡也。長則用其長，短則用其短，不可損也，亦不可益也。若核之有仁，幺乎其微，而根幹枝葉，莫不具矣。若卵之有殼，塊乎其冥，而羽毛觜爪，無不該矣。今女欲為核之仁乎？卵之殼乎？是在女矣，非吾所能與也。」

神仙

虺韋問於羅離子奇曰：「或稱神仙，有諸？」曰：「有之。」曰：「何以知之？」曰：「以物。」請問之，曰：「狐，獸也；老楓，木也，而皆能怪變。人，物之靈，夫奚為不能怪變？故神仙，人之變怪者也。怪可有，不可常，是故天下希焉。」曰：「神仙不死乎？」曰：「死。」曰：「何以知之？」曰：「天以其氣分而為物，人其一物也。天下之物異形，則所受殊矣。修短厚薄，各從其形，生則定矣。惟神仙為能有其受，而焉能加之？故物之大者一天而無二。天者，眾物之共父也。神仙，人也，亦子之一也。能超乎其群，而不能超乎其父也。夫如是，而後元氣得以長為之主；不然，則非天矣。」

郁離子曰：「貪與廉相反，而貪為惡德。貪果可有乎？匹夫貪以亡其身，卿大夫貪以亡其家，邦君貪以亡其國與天下，是皆不知貪者也。知貪者，其惟聖人乎！聖人之於仁義道德，猶小人之於貨財金玉也。小人之於貨財金玉，無時而足；聖人之於仁義道德，亦無時而足。是故文王、周公、孔子，皆大聖人也。文王視民如傷，自朝至於日中昃，不遑暇食。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，以夜繼日，坐而待旦。孔子曰：『吾有知乎哉？無知也。』聖人之貪於仁義道德若是哉！故以其貪貨財金玉之心，而貪仁義道德，則昏可明，狂可哲，而人弗能也。故於貨財金玉則貪，而於仁義道德則廉，遂使天下之人，專名貪為惡德而惡之，則小人之罪也。」

管豹問曰：「人死而為鬼，有諸？」郁離子曰：「是不可以一定言之也。夫天地之生物也，有生則必有死。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，幾千萬年，生生無窮，而六合不加廣也。若使有生而無死，則盡天地之間不足以容人矣。故人不可以不死者，勢也。既死矣，而又皆為鬼，則盡天地之間不足以容鬼矣。故曰：人死而皆為鬼者，罔也。然而二氣之變不測，萬一亦有魂離其魄而未遂散者，則亦暫焉，而不能久也。夫人之得氣以生其身，猶

火之著木然，魂其焰，體其炭也。人死之魂復歸於氣，猶火之滅也，其焰安往哉？故人之受氣以為形也，猶酌海於杯也，及其死而復於氣也，猶傾其杯水而歸諸海也，惡得而恒專之以為鬼哉？」曰：「然則人子之祀其祖父也，虛乎？」曰：「是則同氣相感之妙也。是故方珠向月，可以得水；金燧向日，可以得火：此理之可見者也。虞琴彈而薰風生，夔樂奏而鳳皇來，聲氣之應不虛也。故鬼可以有，可以無者也。子孝而致其誠，則其鬼由感而生，否則虛矣。故廟則人鬼享，孝誠之所致也。不然，先王繼絕世以復明祀，豈其鬼長存而餒，乃至此而復食耶？」

江淮之俗，以鬥指寅、申、亥為天、地、水三官按罪錫福之月，而致齋以邀祥焉。滿三年計之，多不得祥而得禍。人曰：「若是乎，鬼神之渺茫也。」郁離子曰：「果若是，則鬼神不渺茫矣。夫神，聰明而正直者也。惟其聰明也，故無蔽焉；惟其正直也，故無私焉。無蔽無私，不可欺也，則亦不可媚也。今擇其按罪錫福之辰而致齋焉，是欺之也；焚香爇燭，朝夕稽叩拜跪，是媚之也。人之稍有知識者，不受欺與媚，而況於聰明正直之鬼神乎？今之致齊者非濫官汙吏、奸胥悍卒，即市井豪儈及巨商大賈之為富而不仁者。使鬼神果有按罪錫福之典，則斯人也，降之祥乎？降之禍乎？故曰：若是，則鬼神不渺茫矣。」

郁離子觀於嶽祠，悵然歎曰：「悲哉！先王之道隱，而鬼神亦受人之誣也，而況於人乎！」管豹問曰：「何也？」郁離子曰：「若不聞聖人之言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？言泰山不享非禮之祭也。今也又從而為之祠，形其神而配以妃，不亦誣且褻乎！夫人之生死，有天命焉。福善禍淫，天之道也。使誠有鬼司之，猶當奉若帝命，其敢受非禮之祈、而淫縱其禍福於其所不當得者乎？而祠以私之，是以濁世之鄙夫待鬼神也，其不敬孰大焉！」

海島之夷人好腥，得蝦蟹螺蛤，皆生食之。以食客，不食則咻焉。裸壤之國不衣，見冠裳則駭反而走以避。五溪之蠻，羞蜜啣而珍桂蠹，貢以為方物，不受則疑以逖。郁離子曰：「世之抱一隅之聞見者，何莫非是哉？是故眾醉惡醒，眾貪惡廉，眾淫惡貞，眾汙惡潔，眾枉惡直，眾惰惡勤，眾佞惡忠，眾私惡公，眾嫚惡禮，猶鴟鴞之見人而赫也。故中國以夷狄為寇，而夷狄亦以中國之師為寇，必有能辨之者，是以天下貴大同也。」

麋虎

虎逐麋，麋奔而闞於崖，躍焉，虎亦躍而從之，俱墜以死。郁離子曰：「麋之躍於崖也，

不得已也。前有崖而後有虎，進退死也。故退而得虎，則有死而無生之冀；進而躍焉，雖必墜，萬一有無望之生，亦愈於坐而食於虎者也。若虎，則進與退皆在我，無不得已也，而隨以俱墜，何哉？麋雖死而與虎俱亡，使不躍於崖，則不能致虎之俱亡也。雖虎之冥，亦麋之計得哉。嗚呼！若虎可以為貪而暴者之永鑒矣！」

晉鄭之間有躁人焉，射不中則碎其鵠，奕不勝則齧其子，人曰：「是非鵠與子之罪也，盍亦反而思之乎？」弗喻，卒病躁而死。郁離子曰：「是亦可以為鑒矣。夫民猶鵠也，射之者我也，射得其道則中矣；兵猶子也，行之者我也，行得其道則勝矣。致之無藝，用之無法，至於不若人而不勝其憤，恚非所當恚，烏得而不死？」

郁離子曰：「今有人焉，坐高堂之上，指使臧獲，則不得其心者十恒七八。不得其心而怒叱，左右恭之，色與聲並厲，左右承顏而接言，懼其怒之將己遷也，而亦以厲出之。受指使者，不知吾怒之所在，則倉惶而愈亂，愈不得於吾心，則吾之怒愈加，出愈厲；承顏而接言者亦不知吾怒之所在，以意度意，愈甚而愈吾違。故小怒則小違，大怒則大違，雖以劍梃臨之，不能使之得吾心也。是故君子之使人也，量能以任之，揣力而勞之；用其長而避其缺，振其怠而提其蹶；教其所不知而不以我之所知責之，引其所不能而不以我之所能尤之；誨之循循，出之申申，不震不暴，匪怒伊教。夫如是，然後懲之而不敢懟，刑之而不敢怨。《詩》曰：『豈弟君子，民之父母。』如是，斯可以為民之父母矣。」

秦起兵欲攻周，國人皆不與。應侯謂秦昭王曰：「臣之裏公孫弗忌弱其鄰之老，而謀食飲之，裒其徒，謂之曰：『彼予鄰之叟也，富而嗇，吾將與若往食飲之。』其徒曰：『彼雖富而甚嗇，其奚以食飲之？』曰：『我且盜之。』其徒皆愀然。明日，又欲往，其徒曰：『子之謀鄙，盍更諸？』曰：『我將脅而取之。』其不從者半，弗果往。他日又曰：『請以貨先為之市，具禮召主人而酬酢之，多取物而日稽其直，且速其子弟以為常，不數歲，吾將竭其藏，何如？』其徒皆欣然從之。夫三言者，其以不道取諸人均也，而有從、不從焉者，避其名也。今周，天下之共主也，無桀紂之惡，無辭而攻之，誰甘受其名？臣固知國人之不與也。」

郁離子曰：「樹天下之怨者，惟其重己而輕人也。所重在此，所輕在彼，故常自處其利，而遺人以不利，高其智以下人之能而不顧。夫重己輕人，人情之所同也。我欲然，彼亦欲然，求其欲弗得則爭，故爭之弗能而甘心以上人者，勢有所不至，力有所不足也，非夫人之本心也。勢至力足，而有所不為，然後為盛德之人。雖不求重於人，而天下之人

莫得而輕之，是謂不求而自至。今人有悻悻自任者，矜其能以驕，有不自己出，則不問是非，皆以為未當，發言盈庭，則畏之者唯唯，外之者默默焉，然後揚揚乎自以為得，而不知以其身為怨海，亦奚益哉！昔者智伯之亡也，惟其以五賢陵人也。人知笑智伯而不知檢其身，使亡國敗家接踵相繼，亦獨何哉！」

唐蒙與薜荔俱生於松、樸之下，相與謀所麗。唐蒙曰：「樸不材木也，薈而翳。松根石髓而生茯苓，是惟百藥之君，神農之雨師食之以仙。其膏入土，是為琥珀，爰與冰玉琅玕同為重寶。其幹聳壑而干霄，其枝樛流，其葉扶疏，爰有百樂弦管之音。吾舍是無以麗矣。」薜荔曰：「信美。然由僕觀之，不如樸矣。夫美之所在，則人之所趨也。故山有金則鑿，石有玉則鬬，澤有魚則竭，藪有禽則。今以百尺梢雲之木，不生於窮崖絕谷、人跡不到之地，而挺然於眾覿，而又曰有伏苓焉，有琥珀焉，吾知其戕不久矣。」乃嫋而附於樸，鑽蚋螬之穴，以入其條，纏其心而出焉，於是樸之葉不生，而柯枚條幹，悉屬於薜荔，中虛而外皮索，籜如也。歲餘，齊王使匠石取其松，以為雪宮之梁，唐蒙死，而薜荔與樸如故。

荊人有畏鬼者，聞槁葉之落與蛇鼠之行，莫不以為鬼也。盜知之，於是宵窺其垣，作鬼音，惴弗敢睨也。若是者四五，然後入其室，空其藏焉。或佾之曰：「鬼實取之也。」中心惑而陰然之。無何，其宅果有鬼。由是物出於盜所，終以為鬼竊而與之，弗信其人盜也。郁離子曰：「昔者趙高之譖蒙將軍也，因二世之畏而微動之，二世之心疑矣。乃遏其請以怒恬，又煽其憤以激帝；知李斯之有諫也，則揣其志而先宣之，反覆無不中；於是君臣之猜不可解。雖謂之曰『高實為之』，弗信也。故曰：讒不自來，因疑而來；間不自入，乘隙而入。由其明之先蔽也。」

郁離子與艾大夫偕謀盜，士有俘盜以請賞者，予之金，不願，而請爵。大夫不可，郁離子請予之，大夫曰：「爵，王章也，弗可濫也。」郁離子曰：「大夫之言是也。然吾嘗觀於圃人矣，果實之未摘，雖其家人不敢求嘗焉。及其既摘而餘，則蚊蚋皆聚而咂之矣。漢曲之處女，色若朝虹，觀者慕之，不敢求也，一旦歸於倡家，則儇子、佻夫、庸奴、賤皂之有金者，皆得而覬之。今朝廷之尊爵，大盜得之，士之有恥者弗欲仕矣，而猶有願之者，未之思也，矧敢靳乎？北鄙之獠人，以肉豢狗，而怒其子之竊食其壎，於是室家離心。子必悔之。」

或問於郁離子曰：「井田可復乎？」郁離子曰：「可。」曰：「何如其可也？」曰：「以大德戡大亂，則可也。夫民情久佚則思亂，亂極而後願定。欲謀治者，必因民之願定

而為之制，然後強無梗，猾無間，故令不疚而行。」請問之，曰：「天下之宴安也，人不嚐苦辛，不知亂之無所容其身，而易於怨上。故一拂其欲，則憤激而思變，有從而倡之，亂斯作矣。是故老成之人慎紛更焉，非為苟也，畏未得其利而先睹其害也。故民猶馬也，廄牧以安之，豆粟以飫之，旦而放之，莫不振鬣而奔風，牝鳴而牡應，嘶馳踶突，惟意所如，不可逐而毋也。及其負鹽車，歷羊腸，流汗足，饑不得秣，倦不得息，逾數百千里而歸，望皂櫪如弗及，見圉人而欻沫，則雖鞭之使逸，否矣。及此而調之，其有不服者乎？是故聖人與時偕行，時未至而為之，謂之躁；時至而不為之，謂之陋。今民風不淳，而古道之廢興，欲不欲者各半，故以大德戡大亂，則井田亦可復也。」

客有好佛者，每與人論道理，必以其說駕之，欣欣然自以為有獨得焉。郁離子謂之曰：「昔者魯人不能為酒，惟中山之人善釀千日之酒，魯人求其方，弗得。有仕於中山者，主酒家，取其糟歸，以魯酒漬之，謂人曰：『中山之酒也。』魯人飲之，皆以為中山之酒也。一日酒家之主者來，聞有酒，索而飲之，吐而笑曰：『是予之糟液也。』今子以佛誇予可也，吾恐真佛之笑子竊其糟也。」

郁離子曰：「天地之呼吸，吾於潮汐見之；禍福之素定，吾於夢寐之先兆見之；同聲之相應，吾於琴之弦見之；同氣之相求，吾於鐵與磁石見之；鬼神之變化，吾於雷電見之；陰陽五行之消息，人命繫其吉凶，吾於介鱗之於月見之；祭祀之非虛文，吾於豺獺見之；天樞之中，吾於子午之針見之；巫祝之理不無，吾於吹蠱見之；三辰六氣之變，有占而必驗，吾於人之脈色見之。觀其著，以知微；察其顯，而見隱。此格物致知之要道也。不研其情，不索其故，梏於耳目而止，非知天人者矣。」

郁離子謂執政者曰：「物之所貴於天下者，以其少有而難得也。如使明珠如沙，黃金如土，則人皆得而有之，其何以能貴乎？故服有章，爵有等，使人不可以妄覬，然後王命尊而榮辱行，此鼓舞天下之奇貨也。昔者趙王得于闐之玉，以為爵，曰：『以飲有功者。』邯鄲之圍解，王跪而執爵進酒，為魏公子壽，公子拜嘉焉。故鄗南之役，王無以為賞，乃以其爵飲將士，將士飲之皆喜。於是趙人之得爵飲，重於得十乘之祿。及其後王遷，以爵爵嬖人之舐痔者，於是秦伐趙，李牧擊卻之，王取爵以飲將士，將士皆不飲而怒。故同是爵也，施之一不當，則反好以為惡。人知寶其所貴而已矣。」

或曰：「傳曰：天裂，陽不足；地動，陰有餘。然乎？」郁離子曰：「天道幽微，非可億也。然以吾觀之，『天裂，陽不足』是也，『地動，陰有餘』未必然也。夫天渾渾然氣也，地包於其中，氣行不息，地以之奠。今而動焉，豈地之自動乎？觀乎地之動也，

蓋象夫震掉顫惕而不為跳躍奮舞之狀也。夫既不為跳躍奮舞，則豈地之自動乎？其必有以使之然矣。然則地之動也，非其自動也，由其所麗者有所不恒而使之然也。猶舟之在水，其動也，由乎水，非舟之自動也。吾固曰『天裂，陽不足』是也，地動，亦陽不足，而非陰有餘也。」

羹藿

鄭子叔逃寇於野，野人羹藿以食之，甘。歸而思焉，采而茹之，弗甘矣。郁離子曰：「是豈藿之味異乎？人情而已。故有富而棄其妻，貴而遺其族者，由遇而殊之也。昔楚昭王出奔而亡其屨，使人求之以百金，曰：『吾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。』故論功而未及者皆不怨，非術也，誠之感也。」

郁離子曰：「人有智而能愚者，天下鮮哉。夫天下鮮不自智之人也，而不知我能人亦能也。人用智而偶獲，遂以為我獨，於是乎無所不用，及其久也，雖實以誠行之，人亦以為用智也，能無窮乎？故智而能愚，則天下之智莫加焉。鬼神之所以神於人者，以其不常也。惟不常故不形，不形故不可測。人有作為不可測者，自以為不可測，而不知其為人所測。故智不自智，而後人莫與爭智。辭其名，受其實，天下之大智哉。」

安期生得道於之罘之山，持赤刀以役虎，左右指使，進退如役小兒。東海黃公見而慕之，謂其神靈之在刀焉，竊而佩之行，遇虎於路，出刀以格之，弗勝，為虎所食。郁離子曰：「今之若是者眾矣。蔡人漁於淮，得符文之玉，自以為天授之命，乃往入大澤，集眾以圖大事，事不成而赤其族，亦此類也。」

或問於郁離子曰：「幣之不行，而欲通之，有道乎？」郁離子曰：「在治本。」「何謂治本？」曰：「幣非有用之物也，而能使之流行者，法也。行法有道，本之以德政，輔之以威刑，使天下信畏，然後無用之物可使之有用。今盜起而不討，民不知畏信，法不行矣，有用之物且無用矣，而況於幣乎？如之何其通之也！」

郁離子曰：「天下之重禁，惟不在衣食之數者可也。故鑄錢造幣，雖民用之所切，而饑不可食，寒不可衣，必藉主權以行世。故其禁雖至死，而人弗怨，知其罪之在己也。若鹽，則海水也，海水，天物也，煮之則可食，不必假主權以行世，而私之以為己，是與民爭食也，故禁愈切而犯者愈盛，曲不在民矣。」或曰：「若是，則數罟不入汙池，斧斤以時入山林，先王之禁亦過與？」曰：「先王之禁，非奄其利而私之也，將育而蕃之

以足民用也，其情異矣。矧百畝之田，無家不受，而不饑不寒乎。」

或問於郁離子曰：「在律，婦有七出，聖人之言也？」曰：「是後世薄夫之所云，非聖人意也。夫婦人，從夫者也。淫也，妒也，不孝也，多言也，盜也：五者天下之惡德也。婦而有焉，出之宜也。惡疾之與無子，豈人之所欲哉？非所欲而得之，其不幸也大矣，而出之，忍矣哉。夫婦，人倫之一也。婦以夫為天，不矜其不幸而遂棄之，豈天理哉？而以是為典訓，是教不仁以賊人道也。仲尼沒而邪辭作，懼人之不信而駕聖人以逞其說。嗚呼！聖人之不幸而受誣也久矣哉！」

九難

郁離子冥跡山林，友木石而侶猿猱，茅徑不開，草屋蕭然。隨陽公子過焉，坐定，公子作而言曰：「僕不佞，竊聞先生久矣，今幸得覿玉色、趨下風。僕聞有道之士，不遺芻蕘之言，願有陳焉，先生肯聽之乎？」郁離子曰：「唯唯，願奉教。」

公子曰：「夏屋耽耽，繚以周垣；廣庭砥平，翼以飛樓。突室留春，清館含秋。高簷楬獻以翬騫，曾甍駁遝以雲浮。虹芳檀以承波。天華卉煒而冬敷，秀木修森以夏涼。流景入而成霞，潛籟動以生風。晃兮如闓闔之開，忽兮若管弦之音。於是乎曼目蛾眉，窈窕成行。曳結煙之翠綃，鳴鏘泉之玉榼。眾樂張，華筵啟，肆金尊，澄芳醴。炮羔擊牛，烹蒐鹿。玉珧，臞比目。膾躍湍之魴，炙拂雲之鵲；羹月窟之兔肺，胹霧谷之豹胎。和以麟髓之酥，芼以赬桂之蓂。果則碧華之蓮，紫英之梨；霜柑盎密，丹荔凝脂；曼倩之桃若壺，安期之棗如瓜。膻肥既飫，清脆乃薦。踐笙簫，行組練，迅翔鶤，矯輕燕。燾金釭與綺燭，激妝豔以過電。良宵欲終，娛樂未足。雞膠慘以叫晨，留嘉賓以終曲。吾願與先生同之。」郁離子曰：「《夏書》曰：『酣酒、嗜音，峻宇、雕牆，有一於此，未或不亡。』僕不願也。」

公子曰：「百頃之園，樹以美木繁華，環以曲沼清池；黑石白沙，黝黝冥冥，岩岩亭亭，密密堂堂，畜陰泄陽。木則女貞石楠，合歡棕櫚，桐柏楓櫨，椒桂杉榆；葉如車輪，實若垂珠；春禽嚶鳴而相求，夏蟲鼓腋以呼秋；朝陽發旭以攄虹，夕嵐凝暉而欲流。草則鼠姑玫瑰，芎蘭茝蘅，茭蔣蒲菰，蘋萍浮生；丹苕抱木以垂翹，薜荔緣崖以舒榮；蔚披離以琴纓，激迅飆以揚馨。鳥則白鶂黃鶯，翠鷸錦雞；敷羽翰，摛文章，翬翬煌煌，若彤霞之間郤雲。魚則赤鯉白鰷，鱖鯽魷鯊；斑鱗紫鰭，吹瀾生華。於是乎翠蓋飄搖，文鷁委蛇，嘉朋遠至，冠佩追隨；憩芳亭，酌瓊卮；攜佳人，泛漣漪；擾鳧傾，發棹謳；

釣遊鯖，弋潛龜；奏豔歌，賦新詩；邀姮娥，幹洞房；累日夕而忘歸。吾願與先生共之。」郁離子曰：「仲尼曰：『樂佚遊，樂燕樂，損矣。』僕不願也。」

公子曰：「五都之市，列肆千區；三川之衢，大車千兩；二江之津，舳艫千艘。家僮萬人，分方逐利。西極岷隴河源，康居大宛，出馬渥窪，流玉昆侖；東窮日本扶桑，玄菟樂浪，海岱青徐，三韓扶餘；南盡百粵七閩，蒙詔猺氓，穿胸交趾，鮫室蜃市；北陟無閭代恒，陰山北庭，卑耳孤竹，萬里沙漠，掇天琛，拾坤珍。山藏谷韞之英，蜚潛動植之精，莫不悉致而畢陳。爰有吉量驊騮，蒼兕文犀，足躡電而追風，角納象以成形。火齊玫瑰，瓊瑤璆琳，琪樹琅玕，王母所栽，備五色，含八音，璀璨瓏璁，睒閃虎睛。獬

　　旄牛，師類之毛，鬈髶披蓑，以纛以纓；珊瑚海柏，若木非木，若玉非玉，蕭森擦索，葩椏撦落，其采有艷。沉檀羅谷，腦麝之香，郁烈芬芳，苾茀<香因>馧。螺甲龍涎，腥極返馨。鍾乳丹沙，金芽石英，煉而服之，變為神仙。水晶玻璃，辟暑清塵；琉璃木難，的芃暉光。豆蔻胡椒，蓽撥丁香，殺惡誅臊，易牙所珍。甘蕉木綿，香葛兜羅，柔暖輕涼，寒暑攸宜。翡翠鸐鵝，彩羽繡翰。玳瑁之龜，蠟質漆章。鼠毛之布，焚之炎炎，振之如霜。丹蝦之須，勁若抽虹，煥爛晶熒，望之欲流，撫之不濡。玄象之牙，厥大盈舟。狼虎熊羆，青貂白狐，文狨青狸，赤豹之皮，獑猢蜂　　，修毛髶　　，弇冉蒙茸，洵美且溫。馳毳羔絨，細若遊絲，軟若春綿。丹參紫芝，地膽天麻，靈藥千名，神農所嘗，起死回生，旋陰斡陽。蜀錦戎氈，越紵齊紈，跨海逾山，轉致流通。自北自東，自西自南，所至成市，所止成廛。於是乎鑲山出金，煮海收鹽；千插穿崖，聲翻九幽；萬灶煙，結為蒼雲。蜑艇蠻舠，出沒風濤。罔鯛鰫，曳鯉鰱，舉赤鱬，絡氐人，鉤<句黽>鼈，繒鯧蝦，止水母，鑿蠣蠔，擒化鯤，縶翔鰩。留鮪罷鱷，牽鮦掛鱸，繫鱘引鱣，掣鱷連鮫。枕丁膠乙，兼取並積。鏃骨皮矰，磨鱗刮甲，齒牙鋒鍔，以函以戟，甕鮓桑鱒，其利什百。其重寶則有徑寸之珠，方尺之璧，騰光吐景，閃日爍月，匣不能閟，土不能蝕，可以易禍回祥，傾城奪國。吾願與先生致之。」郁離子曰：「《傳》曰：『象有齒以焚其身，賄也。』僕不願也。」

公子曰：「九成之堂，十畝之庭，俯惸闐以當中，岌重門之崢嶸。甃以礱石，植以栝柏，牖以魚鱗，洞朗八櫺。左右蜂房，奕奕翼翼，冬暄夏清。輿馬達於陛除，鳴騶導以升階。高坐華裀，尊嚴若神。卒列貔貅，吏排雁行。肅肅蹌蹌，秩秩如也。聽咳傳聲，神牴鬼訶。發號施令，理訴決訟。出言而侍者辟易，指顧而瞻者局蹐。千人離立，跂望顏色。其喜也，溫若春日之熙；其怒也，凜若秋霜之飛。雷霆起於頰舌，而死生判於筆下。吾願與先生謀之。」郁離子曰：「孔子曰：『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處也。』僕不願也。」

公子曰：「款段之馬，黑貂之裘。囊無百錢，橐無騾金。慷慨辭家，踴躍遠遊。曳裾而入公門，掉舌以動王侯。一語之合，不覺前席，更僕秉燭，熏心酣骨，執鞭為之駭汗，虎士為之吐舌。於是出辭成法，建畫為律。條九章以富國，發六奇以制敵。陽謀陰間，神授鬼伏。指揮而白虹貫日，顧盼而長庚入月。蓋樗裏不能測其機，孟賁不能當其決也。是以一言貴於千金，一諾重於千鈞。吹則猛虎豎毛，噓則寒谷生春。謦咳折五兵，談笑卻三軍。氣使燕趙之豪，威懾齊楚之君。吾願與先生論之。」郁離子曰：「孔子曰：『暴虎馮河，死而無悔者，吾不與也。』僕不願也。」

公子曰：「戎卒十萬，虎賁三千。犀革之車，駕以駃騠，服以駒駼，造父禦戎，烏獲為右。士如熊羆，馬如騰龍。豁闚怠炵，殷谷訇丘。掛以重鎧，被以鮫亟。炫耀冬冰，燁煜晨星。純鉤太阿，縵理龜鱗。雄戟揚虹，公矛掣蛇。舒光發輝，上纏鬥杓。乃有角端之弓，魚牙之矢，控弦而滿月在手，覆繡而蹲甲吞羽。黃間谿子，時力距黍，九牛引挽，發若雷吼。於是乎白羽如荼，赤羽如莊，大旆鋒旗，植以玄戈。建九旂之霓旂，蔚雲旋而焱回，山陵為之低昂，太陽為之寢光。乃布天衡，乃列地衝，風雲鳥蛇，龍虎翕張。屹兮如山，儼兮若城。渾渾沌沌，莫窺其形。吾願與先生將之。」郁離子曰：「孔子曰：『俎豆之事，則嘗聞之；軍旅之事，未之學也。』僕不願也。」

公子曰：「五方之域，有真人焉，廣大神通，浩浩無涯。其力可以斡造化、回天地，其功可以拯墊溺、拔罪苦，起死扶生，剖頑燭冥。窈窈愔愔，蕩掃六淫；寂寂默默，滌除百惑。如剪草萊，不遺一荄；如龍用壯，莫我能當。不震不搖，障翳自消；不悚不難，百怪自散。如鏡去塵，其光粲新；如蓮出水，淨無泥滓。以能不滅不生，長存至精；不形不體，無往不在。放之無外，收之無內。幽靜恬漠，永享至樂。吾願與先生求之。」郁離子曰：「孔子曰：『攻乎異端，斯害也已。』僕不願也。」

公子曰：「太極渾渾，分為乾坤。乾坤翕辟，結為日月。日月代明，播為五精。二五媾真，形而為人，玄黃兩間，獨為物靈，得天全也。是故軒轅黃帝訪於廣成子而受訣焉，其訣曰：穆清漻兮汋杳冥，洞晃朗兮觀吾庭，掃氛埃兮驅蟲蛇，部署眾神兮集予家，時風雨兮若晦冥，疏不壅兮待其生，調其行兮和厥止，保其受兮為孝子，收六區兮歸一握，仁靈芽兮苴乃核，乘應龍兮入寥郭。吾願與先生追之。」郁離子曰：「《語》曰：『死生有命。』僕不願也。」

公子曰：「願聞先生之志。」郁離子愀然曰：「公子，三王既沒，孔子道塞，九流楊墨，

百家並出。淫辭橫說，從橫反覆，慘害陰毒，恫疑恐惑。變幻白黑，如叕之發，可使晦日；如水之激，可使漂石。縈紆回筭，以蟊以賊。此其章章者也。其矯者則謂天地為蘧廬，黔首為蟲蛆，文章禮樂，皆不足為。以耀以誇，使人染之如膏，吞之如鉤，虛浮譎詭，誑生罔死，舍形索影，慢棄倫理。此皆迷生之曲蹊，蠹世之巨蠍也。方今成弧絕弦，枉矢交流，旬始攙搶，降魄流精。為貙為豺，為蛟為蛇，犬失其主，化為封狼，奮爪張牙，飲血茹肉，淫淫瀹瀹，沉膏膩，窮淵積，骸連太陵，無人以救之，天道幾乎熄矣，而欲以富貴為樂，矣遊為適，不亦悲乎？僕願與公子講堯禹之道，論湯武之事，憲伊呂，師周召，稽考先王之典，商度救時之政，明法度，肄禮樂，以待王者之興。若夫旁途捷岐狙詐詭隨鳴貪鼓愚僥幸一時者，皆不願也。」於是公子赧然，頤頰發赤，目毛舌彊，再拜受教曰：「鄙人不學，乃今日始聞先生之言，如垢得滌。願為弟子，幸甚至哉！服膺無斁！」